

外交为民

——参与处理阿富汗恐袭事件追记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李国瑞

58小时到达现场

2004年6月10日早晨7时30分，我家电话铃声骤然响起。中铁建海外部向我报告：当地时间凌晨1时20分（北京时间4时50分），中铁14局在阿富汗盖劳盖尔的工地遭受恐怖袭击，伤亡惨重。

消息犹如晴天霹雳！我紧张思索一下，随即拨通了时任国资委党委书记李毅中的电话，他正在内蒙古出差，听取汇报后，叮嘱我：“外交部有预案，国内依靠外交部，国外依靠大使馆。”我顿时感觉心中有了底。

放下电话，我立即赶到中铁建，与总经理王振侯碰头，并迅即召开紧急会议：成立由总经理、党委书记为组长的专门工作班子，24小时值班，加强与外交部、国资委等部委的热线联系；决定由我率14人组成的中铁建紧急处置工作组奔赴阿富汗。

当日已无机票，外交部紧急协调落实了第二天的机票。离京前，外交部副部长助理周文重给我打了几次电话，最后一次是在我赶往机场的路上：“老戴（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让我告诉你，你有临机处置之权，重大事项你和孙玉玺大使研究后报外交部审批。”

11日下午5时45分，我率中铁建工作组14人赶赴阿富汗。

午夜，飞机抵达伊斯兰堡，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张春祥在旅馆等候我们。从机场沿途到旅馆，布满荷枪实弹的军警。

我向大使提出派汽车连夜送我们去阿富汗喀布尔，大使坚决不同意，说汽车所经沿途，是恐怖袭击最猖獗的地区。使馆已经落实了搭乘12日上午联合国飞往喀布尔的航班。

使命在身，责任重大。后半夜我坐椅子上直到天亮，思考着到阿富汗之后的工作。

12日上午登机去阿富汗，即使在机场经过了严格的安检，在登机时，舷梯不远处，一辆军用卡车上架设一挺机枪，枪口正对着登机口。登机口左右分立男女两人，对登机旅客逐一开包检查，并逐一搜身，方可进入机舱。

中午时分，我们抵达喀布尔机场。我国驻阿使馆参赞马明强接机，汽车经过市区主要街道，街道上大牙交错矗立着布满铁蒺藜、用装满沙石的麻袋堆垒的一人高的障碍物，我们的汽车像蛇一样在障碍物中穿行。

在去使馆的路上，马参赞告诉我：恐怖袭击发生后，孙玉玺大使已经迅速赶到300多公里外的昆都士，把项目部职工全部安全转移到阿富汗国民军的一个师部，把伤员运送到位于首都喀布尔的德军战地医院救治，把11名遇难员工的遗体转运到喀布尔国民军总医院太平间。

听到这三件大事都得到了妥善处置，一路悬着的心才感到有了着落。

此时，距离恐袭发生，过去了58小时。

进入阿富汗第一印象

到达大使馆院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遇难同胞的灵堂。在异国他乡，看到此情此景，我眼泪夺眶而出。和中铁建工作组的同事们，向遇难同胞三鞠躬。

进入大使官邸一楼大厅，在大使办公桌右上方，矗立着庄严的国旗，孙大使从座位上起身和我握手。在左前侧沙发落座后，我重新起身走到大使办公桌正前方，立正站好，整理衣服，向孙大使深深鞠躬。

孙大使见我如此正式地鞠躬致礼，从座椅上嚙地站起来说：“老李，你这是干什么呀！”我对大使说：“恐怖袭击发生时，我们远在国内，交通通讯不便，是您代表祖国，立即赶赴300多公里外的现场，迅速把全体职工安置到安全地方，及时救治伤员，转移遇难同胞，在处于战争状态的阿富汗，用短短25个小时，紧急妥善处理好这三件大事，多么不易，争得的时间多么宝贵！中铁建党委、17万员工包括项目部员工、伤员和遇难员工亲属感谢你和使馆全体同志呀！”

孙大使眼含泪花，紧紧握着我的手，好久才松开。我向孙大使简要汇报了工作方案，我把工作组一分为二：我和韩风险（时任中铁14局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等7人为第一小组，任务是尽快护送伤员和遇难职工遗体回国；铁建公安局局长刘彦照和中铁14局副局长张海舟等7人为第二小组，赶赴昆都士现场，慰问职工、安定情绪，确保职工人身和财产、设备安全。

随即，我和韩风险率第一小组直奔德军战地医院慰问伤员。见到祖国赶来的亲人，伤员们热泪盈眶、泣不成声，拉着我们的手久久不肯松开。我们一一询问伤员受伤、治疗情况和困难，向伤员们转达祖国社会各界的慰问。并逐一拨通了伤员们家人或邻居的电话，给翘首以待的家人报平安。

我逐一征求伤员们对下一步治疗的意见，大家都要求回国治疗。我向德军战地医院院长献上鲜花，诚挚感谢院长和医护人员对伤员的精心治疗和照顾。院长说，没有来过中国，我当即邀请院长访问中国铁建，看看中国的大好河山。

离开德军战地医院，我们直奔阿富汗国民军总医院，察看遇难员工遗体。医院很简陋，太平间没有冷冻设备，也没有空调，但德军的敛尸袋具有防腐功能，我一打开查看，遗体保存良好。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在阿遇袭伤员的救治和遇难者的善后。6月12日下午，我国政府派出工作组，由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崔天凯率领赶赴阿富汗，带来了中央领导的慰问，指导处理有关伤亡人员的善后事宜。工作组在阿期间，专程到昆都士阿现场慰问职工，与阿富汗政府和联合国援助团及驻昆都士阿军方负责人会谈，寻求各方配合，确保我在阿人员安全。

晚上，我和韩风险住在大使馆，不时听到喀布尔上空枪炮的爆炸声。

当地时间2004年6月10日凌晨1时20分，一伙恐怖分子持枪潜入中铁14局在阿富汗盖劳盖尔的工地。一名执勤巡逻警卫首先发现，喝问一声，枪声大作。两名持枪警卫奋力还击，一名中弹身亡。暴徒们向正在睡梦中的筑路员工疯狂射击，当场10人死亡，5人重伤，另一名重伤员7小时后不治身亡。暴徒逃走时还在工地附近留下火箭弹。由于交通、通讯不便，两小时后，设在昆都士的中铁14局办事处才得到工地发生惨案的消息，3时30分向我国驻阿富汗大使馆商务参赞紧急报告。

恐袭发生后，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时任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以下简称中铁建）党委书记李国瑞参与了事件的处理过程，现将其“亲历亲见亲闻”的过程和细节发表，希望能给历史研究者留下些第一手资料。

6月11日下午，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主持召开善后工作会议，决定派空军飞机赴阿富汗接回11名遇难同胞的遗体。会议决定，由中铁建购买11面国旗和11具棺木，由中铁建派员送棺木赴阿富汗，然后由阿富汗直飞遇难者们的家乡——江西南昌。

会议结束时，已过下班时间，八宝山殡仪馆特意把相关工作人员从家中找回，并安排了5辆汽车，免费将棺木送到机场。殡仪馆的同志说：“同胞遇难了，帮助你们是应该的。”负责送棺木的是中铁14局副总经济师郑元直，接到命令时已是11日夜间21时30分。他23时32分从中铁14局所在地济南登车赴北京，没有买到卧铺，一路站着到北京。他说，接自己的工友、同志回家，这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是中铁14局义不容辞的责任。

6月12日上午11时，外交部在南苑机场召开紧急协调会议，决定空军包机接重伤员回国治疗，但前无先例。

在讨论中，我们工作组有的同志感到包机花钱多，我坚持包机方案，讲到动情处，我脱口而出：“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了，我们中国已经不是过去的中国，我们中国也不是过去的中国，我们的员工是在帮助阿富汗人民重

建家园的过程中惨遭恐怖袭击的，我们中国人是有尊严的。旧社会，上海外滩竖着的那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牌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经向孙大使汇报同意，决定用包机将5名重伤员工接回国救治，我立即打电话向中铁建报告。

此刻，喀布尔已经是12日傍晚，北京已经夜晚，距包机于14日上午飞抵喀布尔机场只有一夜一天的时间。在这短促的时间内，外交部多次协调中国南航、中铁建，由中国南航派包机接伤员回国，经过紧张的工作，终于在13日确定了具体事宜。在北京的中铁建副总经理丁原臣，为联系飞机整整忙活了一夜。

家园牺牲了，医院全体医护人员签名给每一位遇难兄弟的亲人一封慰问信，希望转交给每个遇难兄弟的亲人。”我双手接过这11封慰问信，承诺转交给每个家庭。

院长还提出，医护人员亲手制作了一个大花圈，由他和3名医护人员送到机场，我当即同意。以院长为首的4名医护人员，坐在国民军总医院救护车的车顶上，一边两人，护持着大花圈，行驶在11辆灵车的最前方。在灵车经过道路两旁，早已站满了阿富汗民众，静静地站立着，神情哀伤。

到达机场后，院长请求把这个大花圈送上包机，陪伴中国遇难兄弟回国，我当即同意。

中国空军包机旁，素净的地毯铺成绕场一周的长方形，一直铺到空军包机旁，装验遇难员工的每具棺木上都覆盖着鲜红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11具棺木整齐排列在停机坪的素净地毯上。悼念仪式简短、悲壮、肃穆，孙大使眼含热泪高声致辞，每4位礼兵抬一具棺木，绕地毯一周后，把棺木送入机舱。

包机起飞前，孙玉玺大使郑重地把2010美元交给我，这是我驻阿使馆全体外交官向11位遇难同胞捐献的，要我转交给每个家庭。其中孙大使捐款610美元，因为我们11名兄弟遇难是6月10日，他是提醒人们永远铭记“6.10”这个惨痛的日子。

中国空军包机呼啸着腾空而起，直插云霄，向着祖国方向飞去，阿方人员、我国政府工作组、使馆外交官和我们铁建工作组同志，眼含热泪，肃立目送。

我们跑遍喀布尔大街小巷购买到11套西服和白色衬衫。对遇难同胞遗体清洁后，换上洁白的衬衫和庄重的西服，装入双层棺木中，我在每人胸前安放一张名片，把棺木第二层板材嵌封，在棺木顶盖嵌封后，我先在上面粘贴上遇难同胞的名片，然后用手轻轻拍着棺木顶盖，轻声叫着他的名字，说：“兄弟，祖国空军派包机接你回国了，咱们回家呀！”

就这样短短一句话，由于哽咽，断断续续几次才说完。

大使馆协调安排的运送棺木的11辆崭新的吉普车一字排开。由我们铁建工作组的同志抬棺木安放到吉普车上，一辆吉普车安放一具棺木。在这个过程中，我特别注意到，一位同志站在现场制高点上，全神贯注观察着整个过程的每个细节，我询问使馆的同志，告知是外交部的官员，是为了确保包机安全。

在为11名遇难员工入殓的过程中，阿富汗国民军总医院门前台阶上，医院全体医护人员整齐列队，静默哀哀。在入殓将要结束的时候，院长找到我深情地说：“中国兄弟为帮助我们阿富汗重建

家园牺牲了，医院全体医护人员签名给每一位遇难兄弟的亲人一封慰问信，希望转交给每个遇难兄弟的亲人。”我双手接过这11封慰问信，承诺转交给每个家庭。

院长还提出，医护人员亲手制作了一个大花圈，由他和3名医护人员送到机场，我当即同意。以院长为首的4名医护人员，坐在国民军总医院救护车的车顶上，一边两人，护持着大花圈，行驶在11辆灵车的最前方。在灵车经过道路两旁，早已站满了阿富汗民众，静静地站立着，神情哀伤。

到达机场后，院长请求把这个大花圈送上包机，陪伴中国遇难兄弟回国，我当即同意。

中国空军包机旁，素净的地毯铺成绕场一周的长方形，一直铺到空军包机旁，装验遇难员工的每具棺木上都覆盖着鲜红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11具棺木整齐排列在停机坪的素净地毯上。悼念仪式简短、悲壮、肃穆，孙大使眼含热泪高声致辞，每4位礼兵抬一具棺木，绕地毯一周后，把棺木送入机舱。

包机起飞前，孙玉玺大使郑重地把2010美元交给我，这是我驻阿使馆全体外交官向11位遇难同胞捐献的，要我转交给每个家庭。其中孙大使捐款610美元，因为我们11名兄弟遇难是6月10日，他是提醒人们永远铭记“6.10”这个惨痛的日子。

中国空军包机呼啸着腾空而起，直插云霄，向着祖国方向飞去，阿方人员、我国政府工作组、使馆外交官和我们铁建工作组同志，眼含热泪，肃立目送。

我们跑遍喀布尔大街小巷购买到11套西服和白色衬衫。对遇难同胞遗体清洁后，换上洁白的衬衫和庄重的西服，装入双层棺木中，我在每人胸前安放一张名片，把棺木第二层板材嵌封，在棺木顶盖嵌封后，我先在上面粘贴上遇难同胞的名片，然后用手轻轻拍着棺木顶盖，轻声叫着他的名字，说：“兄弟，祖国空军派包机接你回国了，咱们回家呀！”

就这样短短一句话，由于哽咽，断断续续几次才说完。

大使馆协调安排的运送棺木的11辆崭新的吉普车一字排开。由我们铁建工作组的同志抬棺木安放到吉普车上，一辆吉普车安放一具棺木。在这个过程中，我特别注意到，一位同志站在现场制高点上，全神贯注观察着整个过程的每个细节，我询问使馆的同志，告知是外交部的官员，是为了确保包机安全。

在为11名遇难员工入殓的过程中，阿富汗国民军总医院门前台阶上，医院全体医护人员整齐列队，静默哀哀。在入殓将要结束的时候，院长找到我深情地说：“中国兄弟为帮助我们阿富汗重建



重伤员席守忠挥手告别



孙玉玺大使（前排右二）与德国驻阿安全援助部队指挥官商讨救助方案

联系飞机接回同胞

从阿富汗国民军总医院出来，我和韩风险等工作组成员立即进行研究。

当时我国与喀布尔没有通航，要先从阿富汗喀布尔乘联合国航班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机场，转机几次才能到达山东济南集中救治。途中5名重伤员如何安全转机？我思考再三，提出租民航包机接重伤员回国治疗，但前无先例。

在讨论中，我们工作组有的同志感到包机花钱多，我坚持包机方案，讲到动情处，我脱口而出：“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了，我们中国已经不是过去的中国，我们中国也不是过去的中国，我们的员工是在帮助阿富汗人民重

建家园的过程中惨遭恐怖袭击的，我们中国人是有尊严的。旧社会，上海外滩竖着的那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牌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经向孙大使汇报同意，决定用包机将5名重伤员工接回国救治，我立即打电话向中铁建报告。

此刻，喀布尔已经是12日傍晚，北京已经夜晚，距包机于14日上午飞抵喀布尔机场只有一夜一天的时间。在这短促的时间内，外交部多次协调中国南航、中铁建，由中国南航派包机接伤员回国，经过紧张的工作，终于在13日确定了具体事宜。在北京的中铁建副总经理丁原臣，为联系飞机整整忙活了一夜。

家园牺牲了，医院全体医护人员签名给每一位遇难兄弟的亲人一封慰问信，希望转交给每个遇难兄弟的亲人。”我双手接过这11封慰问信，承诺转交给每个家庭。

院长还提出，医护人员亲手制作了一个大花圈，由他和3名医护人员送到机场，我当即同意。以院长为首的4名医护人员，坐在国民军总医院救护车的车顶上，一边两人，护持着大花圈，行驶在11辆灵车的最前方。在灵车经过道路两旁，早已站满了阿富汗民众，静静地站立着，神情哀伤。

到达机场后，院长请求把这个大花圈送上包机，陪伴中国遇难兄弟回国，我当即同意。

中国空军包机旁，素净的地毯铺成绕场一周的长方形，一直铺到空军包机旁，装验遇难员工的每具棺木上都覆盖着鲜红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11具棺木整齐排列在停机坪的素净地毯上。悼念仪式简短、悲壮、肃穆，孙大使眼含热泪高声致辞，每4位礼兵抬一具棺木，绕地毯一周后，把棺木送入机舱。

包机起飞前，孙玉玺大使郑重地把2010美元交给我，这是我驻阿使馆全体外交官向11位遇难同胞捐献的，要我转交给每个家庭。其中孙大使捐款610美元，因为我们11名兄弟遇难是6月10日，他是提醒人们永远铭记“6.10”这个惨痛的日子。

中国空军包机呼啸着腾空而起，直插云霄，向着祖国方向飞去，阿方人员、我国政府工作组、使馆外交官和我们铁建工作组同志，眼含热泪，肃立目送。

恐袭两个月后复工

为了接回重伤员，执行包机任务的南航波音757飞机，把客舱座位全部拆下，随包机到达的中铁14局派出的两名医生，携带5副担架和药品，在机舱待命。德军战地医院院长带着医护人员护送伤员，乘着一辆坦克车（实际是德军战地救护车），停在包机不远处，孙大使和我进入机舱检查之后，德军战地医院医护人员把5名重伤员一一抬入机舱，非常专业地地平移到我们带来的担架上，德军战地医院院长同中国医生进行详细的交接，并且说明临行前伤员都已经用了哪些药，并把每个伤员的医案和路途需用的药品，移交中国医生。我紧握院长双手表示感谢！

喀布尔时间6月14日，中国南航波音757包机载着5名重伤员，腾空而起，平稳地向祖国飞去。那一刻，我的热泪涌了出来……在后方，中铁建党委副书记霍金贵和中铁14局代表在江西登门逐户慰问遇难员工亲属，并送上抚恤金。

6月15日，我陪同崔天凯司长等我国政府工作组成员，乘联合国只有16个座位的班机去昆都士。在慰问职工之后，崔天凯司长和我即赴阿当地驻军，与其负责人会谈加强我项目部的安全保卫措施问题。

刚一落座，就听到一声巨响。阿军司令急匆匆下楼，一会儿上楼来告诉我们，一个学生自杀式引爆了随身携带的爆炸装置，目的是炸毁经过的德军坦克。德军坦克和人员毫发无损，这位学生和一位骑自行车路过的阿富汗人被当场炸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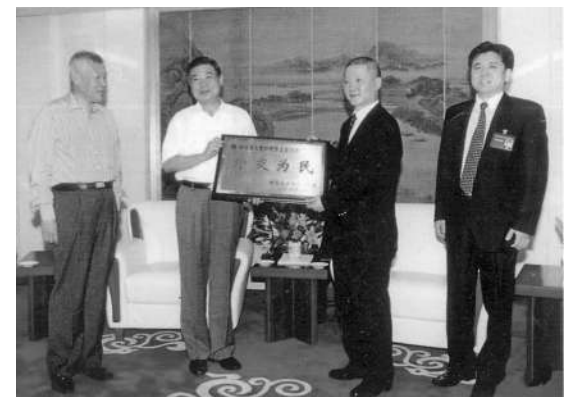
6月17日早上，我按计划日程准备返回喀布尔，走出平房过道，只见52名务工人员齐刷刷地跪着。这52名务工人员都是中铁14局在国内招聘的，全体务工人员要求回国。遭受如此惨无人道的恐怖袭击，惊魂未定，对他们心灵的创伤可想而知。

我当即表示同意大家回国，并取消了当天返回喀布尔的日程，请项目部马上召开党支部会议，我和韩风险参加，决定：第一批回国为52名务工人员，由项目部购买回家机票，并派两名职工带队护送，航线为喀布尔→伊斯兰堡→乌鲁木齐，在乌鲁木齐机场把全体务工人员送上回家的航班。这也是我们职工回国休整的航线。

第二批回国休整的是工人，最后一批回国休整的是共产党员和项目管理层。

留下坚守岗位的是中铁14局海外部的管理干部和工程师。

惨遭恐怖袭击之后，是继续参与阿富汗战后重建？还是撤出阿富汗？必须做出决断。我向孙大使汇报，他说，这次恐怖袭击震惊了在阿富汗的中资企业，现在人心浮动，都在观望，如果中铁建撤出阿富汗，中资企业就会纷纷撤出阿富汗。



中铁建党委书记在外交部向孙玉玺大使赠送“外交为民”牌匾，时任外交部副部长武大伟、部长助理李金章及有关司负责人出席仪式。

我当即向孙大使明确表示：中铁建过去是铁道兵，现在是央企，坚决服从国家外交战略，中铁建不会在这次恐怖袭击面前退缩，不会退出阿富汗市场，不会停止在阿富汗的建设项目，会积极参与阿富汗战后重建，扩大市场份额，滚动发展。

继续参加阿富汗战后重建，关键在于确保在阿职工生命财产安全，我们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在项目营地四周开挖了三米深、三米宽的壕沟，开挖壕沟的土放置于靠近营地一侧形成护道，护道上设置滚刺网；二是向项目派遣武装军警175人，武装军警费用1073270美元，由业主承担。

惨遭恐怖袭击两个月之后，2004年8月10日复工。

我回京后，第一件事是请一个专业机构制作一块铜匾，金黄色的底色，中间镌刻“外交为民”4个红色大字，2004年9月3日我和同事们专程到外交部，把“外交为民”铜匾赠送给驻阿使馆，以表达中铁建的心声！

2005年12月，这段225公里的公路修复工程项目竣工并通过验收，责任期内没有出现任何质量缺陷，业主满意，为后续承揽重大工程项目奠定了良好基础。

自这次恐怖袭击以后至2022年，中铁14局在阿富汗共承建20项重要工程，实现营业收入167056万元人民币，利润11192万元。为发展中阿经贸合作，增进中阿人民友谊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注：前两幅照片来自网络，向摄影者致谢。）
（本文作者系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